

岸踪憶語

極奮著



752.89

2744(2)

岸踪憶語

續索

岸 踪 懷 語

每冊實價國幣

圓

著者 韜 奮

出版者 群 益 出 版 社

總經理 生 活 書 店

重慶·上海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一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後版第一

弁言

這本書是我於一九三五年夏季在美國視察所得的結果。我以前在歐洲觀感所及，會著有萍踪寄語初集、二集和三集；那都是在歐洲的時候就動筆寫，寫後寄到國內來，所以叫做『寄語』。這本書的材料雖是在美國所得到，但是回國以後才把它整理追記下來，只得稱為『憶語』了。有一部分曾在世界知識上陸續發表過，現在經我再加修訂一番；最後八篇是在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裏寫的。這本書原可早些完成出版，因為我於去年十一月下旬在上海被捕，羈押蘇州四個月，所以延擱到現在，這是對讀者諸君深為歉然的。

1

世界上有三個泱泱大國：一個是美國，一個是蘇聯，一個是中國。這三個國家的土地特廣，人民特多，富源特厚；它們對現在和將來的世界大勢，都有着左右的力量，不僅如此，

這三個大國，在太平洋的關係上更有着重大的關係！我對蘇聯已根據觀察所得，有過較詳的記述（萍踪寄語第三集）；現在對美國也根據觀察所得，寫成這本書來貢獻於國人，希望國人對於這三大國之一的美國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這本書對於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如政治背景、勞工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雜誌和新聞事業等等，都根據種種事實，有所論述；尤其注意的是舊的勢力和新的運動的消長，由此更可明瞭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國家的真相和它的未來的出路。這裏面有着種種事實和教訓，給我們做參考。所以我們研究美國，從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國家看去，從國際的形勢看去，從太平洋的風雲看去，都有它的重要的意義；就是從中國取長去短的立場看去，也很有它的重要的意義。

韜奮記於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分所

廿六年三月廿六日夜十點鐘。

韜奮先生重生要譯著

- | | |
|---------------|---------|
| 韜奮漫筆（雜感集） | 一九三一年著 |
| 革命高爾基（傳記） | 一九三三年編譯 |
| 萍踪寄語（初，二，三集） | 一九三四年著 |
| 萍踪憶語 | 一九三七年著 |
| 經歷（自傳） | 一九三七年著 |
| 大眾集（論文集） | 一九三六年著 |
| 坦白集（論文集） | 一九三七年著 |
| 展望（論文集） | 一九三七年著 |
| 再厲集（論文集） | 一九三八年著 |
| 曙光集（論文集） | 一九三九年著 |
| 讀書偶譯 | 一九三七年著 |
| 蘇聯的民主（英·斯隆原著） | 一九三九年譯 |
| 從美國看到世界 | 一九三九年編譯 |
| 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 | 一九四〇年著 |
| 抗戰以來 | 一九四一年著 |
| 患難餘生記（最後遺著） | 一九四三年著 |

目次

弁言	一
(一) 帝國主義麻醉下的種族成見	一
(二) 從倫敦到紐約	二
(三) 物質文明與大眾享用	三
(四) 掌握全美國經濟生命的華爾街	三七
(五) 梅隆怎樣成了富豪	四九
(六) 世界上最富城市的解剖	六一
(七) 金圓王國的前途	七四
(八) 美國勞工運動的大勢	八六

(九) 美國的失業救濟·····	九七
(一〇) 『趕快』·····	一〇二
(一一) 勞工偵探·····	一一三
(一二) 利潤和工資·····	一二三
(一三) 金圓王國的勞動婦女·····	一四一
(一四) 金圓王國的勞動青年·····	一五三
(一五) 教會和勞工·····	一六五
(一六) 美國勞工的社會保險·····	一七七
(一七) 德謨克拉西的教育真相·····	一八九
(一八) 雜誌國·····	二〇一
(一九) 美國的新聞事業·····	二二三
(二〇) 公敵第一號·····	二三五

(二一) 聽衆六千萬人的無線電牧師·····	二六八
(二二) 黑色問題·····	二五〇
(二三) 南遊·····	二六三
(二四) 由柏明漢到塞爾馬·····	二七五
(二五) 由塞爾馬回到柏明漢·····	二八六
(二六) 在柏明漢·····	三〇〇
(二七) 民衆的保衛·····	三二二
(二八) 再經華盛頓回到紐約·····	三三四
(二九) 美國青年心理的轉變·····	三五六
(三〇) 由大瀑布到大工廠·····	三四七
(三一) 又看到幾個『大』·····	三五六
(三二) 美國青年運動·····	三七一

(三三) 美國農民的怒潮·····	三六一
(三四) 兩個農家的訪問·····	三九五
(三五) 黃石公園和離婚勝地·····	四〇四
(三六) 勞工運動的先鋒·····	四二一
(三七) 美國的殖民地——夏威夷·····	四三三

一 帝國主義麻醉下的種族成見

記者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出國，最近於八月廿七日回國，光陰似箭，轉瞬間已過了兩年。關於海外的觀感，曾經略有記述，以告國人；已出版的有萍踪寄語初集和萍踪寄語二集兩種。去夏有美國全國學生同盟（National Students League）所領導的旅行團，赴蘇聯研究遊歷，途經倫敦，記者臨時加入，同往蘇聯視察約兩個月，回倫敦後，草成萍踪寄語三集，全書約十八萬字，對於蘇聯在物質和文化方面的建設，有頗詳的評述，不久希望有機會就正於讀者。今年五月間由倫敦赴美視察約三個多月，因在蘇聯和美國旅行團中的旅伴相處了許多時候，在那裏面交到了不少思想正確的好友，所以這次在美國視察，很得到他們的有力的介紹和熱誠的指導。現在『萍踪』略定，很想就記憶所及，記些『憶語』出來，陸續在本刊上發表，很殷切地盼望讀者諸友教正。

在國外研究視察，在私人方面，雖隨時隨地可遇到誠摯的友誼，但一涉及民族的立場，談到中國的國事，乃至因為是做了『材納門』（Chinaman），就一般說來，隨時隨地可以使你感到蔑視的侮辱的刺激，換句話說，便是種族的成見（racial prejudice）把中國人都看作『劣等民族』的一分子。除了思想正確，不贊成剝削的社會制度的一部分人外，（在這裏面我要承認有不少是我要誠懇表示感謝的好友，）受慣了帝國主義統治階層的麻醉的一般人，對於種族成見，根深蒂固，幾已普遍化。在這一點，各國對中國人的心理，原都沒有什麼根本上的差異，所不同者，有的擺在面孔上，有的藏在心裏罷了。在歐洲各國裏，以英國人的種族成見較深。當然，你和他們的知識階級中人談談，你到商店裏去買東西，或和你所認識的英國男女朋友來往等等，並不感覺到這樣的刺激。你如遇着他們裏面的老滑頭，還要對你滿口稱讚中國五千年的老文明。但你如能冷眼旁觀一般的態度，便常能發現種族成見的存在。試舉一件我所親歷的小事做個具體的例子。記得在倫敦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和一位中國朋友去看一處開演的蘇聯的著名影片，

跑了很遠的路，才到了目的地，不料到時才知道改期，只得打算回家。剛從那處走出幾步，看見附近有一處開着跳舞會。這位朋友說，跑了這樣遠的路，未看着什麼，似乎不值得，何妨跑進去看看。我們進門之後，見有一人在一張辦公棹旁主持登記和收費的事情；詢問之後，才知道這個跳舞會是多半住在附近的職工所組織的，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機關裏的職員，男女都有。會員沒有限制，只須繳納若干會費，每逢星期六都可來參加，並說我們倘欲參加，也可以。我同去的這位朋友建議進去試試看，藉此見識見識。我說我們未帶女朋友來，沒有舞伴。那個執事說，來的人有男有女，不全是帶有舞伴，儘可臨時湊合的。我又對我的朋友說，除非我們帶有女友，或是參加所認識的團體或所認識的英國朋友的交際舞，恐怕要感到不愉快罷，因為一般英國人的種族成見特甚，我是早有所聞的。他說，就是有一種族成見，我們也不妨乘此機會進去看看他們的成見深到什麼程度。我看他那樣的好勁兒，便繳了會費（每人似為兩個半先令）一同跑進舞廳。參加的男女已有四五十人。我們兩人也照例約請舞伴，她們雖沒有什麼無禮的表示，但總是說句：I am

“sorry”，婉辭謝絕。我從來沒有幹過這樣「自討沒趣」的勾當，其窘可想。可是我的這位朋友却富有試驗的精神，他在美國和英國都有了幾年的經驗，比我老練得多，向這個女子約請吃了一鼻子的灰，便改向那個女子約請。試了三四個之後，居然有一個被他請到了。我覺得他那樣「邁進」的精神却也不無可取，說來好笑，竟喚起不甘落後的情緒，也鼓起勇氣（其實也可以說是厚着臉皮！）依法泡製，結果在硬着頭皮碰到幾次釘子以後也得到一個舞伴。我們雖都算「排除萬難」達到了目的，但是看去對方仍似不很自然。猜想對方的心理，也許自己即覺得不在乎，還不免顧慮到旁人說閒話，以為你怎麼肯和「材納門」——這名詞在他們是覺得包含着一切可厭可賤的意義——周旋起來呢！我飽受了一肚子的悶氣，不久便溜出來以後，我的朋友見我好久靜默無語，好像受了電擊，失却了知覺似的，他說你不要以為這是不值得觀察的，至少可使你深切地知道「材納門」在海外所受到的待遇，可使你深切地知道他們對於「材納門」的種族成見的一班。

不久以後，有一位從美國經倫敦回國的中國留學生某君，彼此原不相識。有一次在一個餐館裏因座位擁擠，偶然同桌，略略接談，知道他是要乘回國之便，到歐洲玩玩的，在倫敦只有幾天耽擱，承他交淺言深，（他只問了我的姓，我的名字職業他都不知道，）他所最急切關心的是要尋得玩玩英國女人的門徑，我深愧對這門學問未曾用過研究工夫，很使他失望；他降格以求，叫我介紹有舞女可僱的英國跳舞場，我說曾在幾條馬路上看見有跳舞場在門口高懸着招牌，可惜我自己沒有工夫，也許是沒有心緒，到裏面去嘗試，只不過把地名和怎樣走法告訴他。過兩天又無意中碰到他，承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說他已到過幾處有舞女的跳舞場；但是她們都把冰冷的面孔對待他；對她們談幾句話，她們也像要理不理的樣子；他覺得很不舒服，所以不想再去了。原因當然是因為他是「材納門」，雖則他的衣服穿得很漂亮。

在歐洲各國中，英人的種族成見比較地厲害，我會和好幾位由歐洲大陸到英國的朋友們談起，他們都承認。我未往美國以前，正在打算赴美的時候，常聽人談起美國人對

於種族的成見比英國人更甚。我在國內讀英文的時候，教師多半是美國人，我在國內所曾經肄業過的南洋大學和聖約翰大學不但有不少美國的教授，而且這兩個學校的畢業同學大多數都是美國留學生，從他們聽到不少關於美國的情形，却不大聽見『材納門』在海外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去夏在莫斯科認識了不少美國朋友，除極少數死硬派外，給我的印象都很好；所以我對於美國的印象原來並不感到有什麼不愉快的意味。但在未渡大西洋以前，在倫敦也就受到兩次美國人待遇『材納門』的刺激。

一件事是這樣的：我在倫敦所住的一個英國人家，（我曾經遷移過寓所，不是萍踪寄語初集裏所說的，）主婦是一位很慈愛誠懇的六十八歲的老太太（健康如四五十歲，）她家裏是第一次租給中國人，我也是她家裏的唯一的中國房客。我們很談得來，相處很相得。他和他的丈夫，一個女僕，和她的一對另居的時常來往的兒子媳婦和外孫，對於中國人原來沒有機會接觸過；他們從我所得的印象，似乎覺得和在慣於糟塌『材納門』的報章雜誌上所得的不同，所以他們這一夥兒對於『材納門』很有好感。（在各

國除死硬派和曾經久住中國的牧師教士商人以及其他爲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張目的人們，其餘一般人，只須我們和他們有相當接觸的機會，往往可以消除或減少他們對『材納門』的成見。有一次有一個美國中年婦人帶了一個小女兒到英國旅行，經友人介紹，向我住的這個人家租了一個房間，說明住一星期。她和她的女兒來住以後，我因事忙，早出遲回，並未見過面。當晚房東老太太偶然和她談起我，承她（房東）滿口讚譽，而這位美國婦人聽見有一個『材納門』住在這家裏，雖則她從未見過面，談過話，即毅然決然地對她（房東）說道：『我不能和『材納門』住在一個屋子裏！』第二天一早，就忽忽忙忙地搬走在當時，房東老太太並不將這件事告訴我，她只是暗中詫異，覺得『材納門』何以這樣使人避若蛇蝎，使人這樣地厭惡痛恨！

過了幾時，有兩個中年姊妹，（英國人）從卜來頓（Brighton）到倫敦來遊歷，也經友人的介紹，到這家來暫住。來的時候，房東老太太鑒於前次的麻煩，首先聲明在她的家裏已住有一位『中國的君子人。』（這是她這樣說，原文是“Chinese gentleman”）